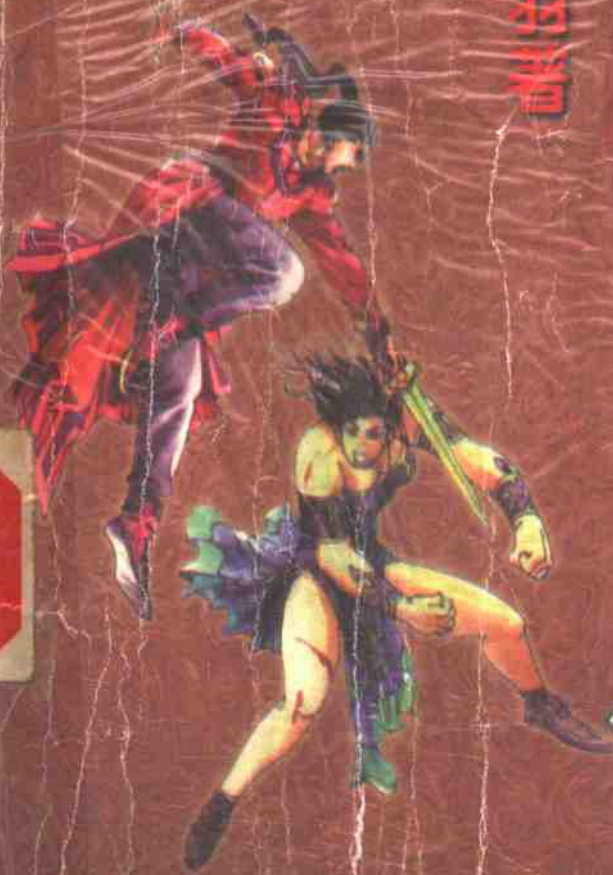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仙剑奇侠

公孙千羽著



中

4.568

XJ

12

C-1

旋风剑大系
公孙千羽著

仙
剑
奇
侠



远方出版社

只是，一者孤独客行踪诡异，无固定住址，二来，生了风兰这风家唯一根苗，不得不加意护持。

但是，武夷婆婆，虽未下山，却无日不锻炼钻研稀奇异孤独客再度光临武夷。

风兰耳濡目染自然对武学发生莫大兴趣，她终日磨着祖母，传授各种武学。

她在家中的地位，是至高无尚的，任何事只要能够办到，无不有求必应。加以天资聪慧，美丽动人，武夷婆婆对传授爱孙的武学，更是求之不得。

为着提高她的兴趣，为着给她找来玩伴，甚至为着其他的深意，武夷婆婆，在风兰七岁之时，亲自下山，收了两个再传的徒弟。

那是她的师姐谷翠竹，与师哥哥郭勇，他们两人，名义上拜在树枫的门下，事实上，传艺的事情，当然由武夷婆婆，一手包办。

郭勇与谷翠竹同年，都比她大三岁。风兰与师姐谷翠竹极要好，却对师兄郭勇，不太喜欢，她觉得他太憨直，似乎对任何事情，都想不通一般。

但是，谷翠竹与郭勇两人，却建立了青梅竹马的友谊，这友谊一直维持着，到目前可能更大有进展。

后来，风兰从母亲与祖母的对答口中，了解到一些事情，那是当她们发觉，郭勇与她合不拢，感觉失望的言辞。

风兰虽暗暗感激，老人们对己爱护之心，却也大大不满，她有自己的梦想，她要到江湖上闯练一番，她虽然不能肯定，自己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但却直觉的认为，那人必然是与众不同。

岁月在无忧无虑中消失，却也是在期待中消失，首先，师姐与师兄连襟下山，一年之后，风兰再也耐不住，向祖母提出要求，要独自下山闯练！

在她想来，这要求必会经过一番软磨功夫。因为，最大的障碍，是她还未满十七而功力火候，亦尚不足。

但，不料武夷婆婆，竟然爽快的答应了她的要求，除了仔细叮咛之外，也并无任何限制与要求。

风兰因此异常兴奋，第三天一早，在母亲的悲伤中，兴高采烈的奔入江湖。

她如同自由的小鸟，乍离开鸟笼，翩然的到处飞翔，一转即便是半年。

这半年里，她到过许多地方，也打过不少的仗，只是奇怪的，却未曾逢到一次过份的惊险，或是过强的对手。因此，她有些怀疑，“江湖多险诈”的俗话，也建立起能应付一切的自信。

数月前，在豫西“南购”一带，遇着虎雄，那时，正有一群，不开眼的养贼，垂涎于她的美貌，想对她下手。

虎雄在秦中风豫，颇有威名，一般绿林，一瞥他穿着打扮，以及随身的两个柄飞虎爪，便知道他是储山派掌门人心爱弟子。

华山派名门正宗，在秦中势力雄厚，无人敢惹。任谁见了，也得让着三分。

故此那群毛贼，一见虎雄出现，未及动手，便即一哄而散。风兰见他有这等威势少年英俊，前未曾见，不由心生好感。

而虎雄年正少艾，一睹这如花娇女，举世无双，立即倾倒在石榴裙下，相互接谈，正好虎雄也在遨游江湖，正所谓意气相投，目的一致，便即结伴而行。

数月来，虎雄伴着她走遍河南，及半个山东，或明或暗，处处迁就，表示着真诚的爱意，若不是遇到龙渊，风兰自己明白，再过些时候，整个芳心，可能会沉醉在虎雄的柔情之中。但，如今情势更易，她竟然糊里糊涂的舍弃了英俊潇洒的虎雄，而竟然自动投入丑陋的龙渊怀内，是为什么呢？

她私心衡量，龙渊与虎雄在她心上的分量，虽然龙渊的外表

条件，是很不足，虽然龙渊从未对她表示过爱意，她却处处维护着他，象维护一个明知比不上人家的心头宠物一般。

她冷静的分析，对龙渊的爱念，竟完全滋生于平日的怜悯，这意念，逐渐的加重，轻悄得几乎不使她自己察觉。

但当它成熟而突然爆发出来，却也令她自己无能为力了。

当然，风兰晓得，完全基于怜悯的爱，并不稳固，但是，她对于龙渊的怜悯，却并非由于他是真正可怜。

其实，与其说可怜，无宁说可敬可佩，因为风兰发觉，龙渊竟真的不同于任何人，他是那么宽宏慷慨，从不向白晳相加的人们行施报复。又是那样的温柔体贴，能够设身处地，为别人预留退后的余地。

但，他并不懦弱，象是那碧波千顷湖海一样，于温顺中蕴藏着刚强！

他不傲于身具的莫测奇学，却也不为丑而自卑。象这种不傲不卑，虚怀处世，慷慨待人的风度品德，又有谁可比拟？

虎雄吗？太骄傲也太自满，从那无事生非的行中，便不难窥见他的自私。

虽然，他的品貌，堪称无匹，但只是英俊的仪表，能代表什么呢？

当然，他对于风兰的爱恋，是出自真诚的，但，自从龙渊出现，到今天晚上，虎雄一切优点，其码在风兰的芳心上，是几乎全被湮没了！

风兰想到这里，娇弱的叹了一口气，坐了起来，在黑暗中继续分析第三个问题！

这问题，是今后的行为方针，她觉得必须采取这一些步骤。

若按少女的尊严与骄傲，单凭龙渊的木然与冷淡，风兰说什么都不该再去爱他！

然而感情本就是奇妙无比的东西，它没有理性，也没有退让，

何况风兰生性倔强，所求必随，她不愿放弃，同时也不甘被人如此冷落。

她想，她决心争取，那怕是争到手后，再定取舍，也不甘这般的被龙渊漠视。

风兰是一个聪敏的女孩，她早猜到，龙渊一直将自己视为虎雄的情侣。

这一点，极为难办，须知虎雄并无太大坏处，加以外貌俊秀，对风兰一片真情，站在朋友或任何一方面，都不该令他失望！

若说真个一下子与虎雄反脸，无论如何，也非风兰之所愿。

那么，该怎么办才能不着痕迹的……

风兰考虑着这一点，心下十分难决！

突然，外间传来二鼓的更声，紧接着隔壁，虎雄的房内，传来一阵轻音。

风兰奇怪他这晚为何不睡觉，抢扑往窗边，往外一瞧，正看见虎雄，捷如灵猫，自房中纵出。

风兰芳心一动，赶紧提取案上的花篮，背上宝剑，略一结紫也晃身扑出房外，向虎雄奔去的方向追去。

她的身影，方消失于黑幕之中，紧接着龙渊房内，亦飘掠出一条黑影，睹身法恍如神龙腾空，快捷飘忽，直似鬼魅，一望便知，正是龙渊。

龙渊在自己的房内，心灵中亦是极不平安，他的情绪，一直被风兰的态度转变所困扰。

他觉得自己该离开风兰与虎雄两人，否则必会踏入纠纷与不义之中。

他考虑多时，下定决心，在除蛟之后，即行悄然离去。

他住在虎雄的左隔壁，故此虎雄的行动，同样也惊扰了他。他所道虎雄志在蛟脑，便决心暗中随去，相机助其一臂。

但未等龙渊起身，风兰亦跟踪掠去，龙渊暗暗点头，便悄悄

随在两人身后。

黯黯的月光下，三条黑影，在一条相距数丈长的直线上，向巢湖方面疾掠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当前的一人，便已先到湖边的村落之中。那当然便是虎雄了。

虎雄本以为村落中已无人烟，那知相距颇远之时，已瞥见村中隐有灯光。

虎雄心思敏捷，一瞥灯光，便猜知燃灯的人物，并不是普通百姓。

他已打听清楚，那紫金蛟多半在半夜出现，虽然他行踪不定，不见得便会出现在这附近，但平常百姓，何敢在这刻暴露目标？

虎雄这么一想，便猜知必有武林人借居那里，而借居的，则是显而易见，是为着取脑而来！

他心中一动，立即隐起身形，打量地势，悄悄的向有光之处摸去。

后面的两人见状，亦学着他，一个个隐隐藏藏，接近有灯之处。

虎雄在前，一心想摸探别人底细，可未曾留意后面，故此一点也不晓得，风兰与龙渊也跟了上来。

他摸近灯光显露之处，悄悄隐在一株高大的树上，运目打量，只见下面乃是一所渔夫之家，土墙为篱，院中散落着若干渔具，房舍不大，只有一明一暗，及一个草蓬搭盖的厨房。

此际，那明间里，灯火通明，房中十来位横眉竖眼的劲装大汉，正在团坐两桌席上，边吃边谈，爽笑朗语，哗哗交作，场面气氛，均十分融洽热闹。

虎雄见状，知道这些人必是黑道人物，却不知他们在高谈何事。不过，看样子总与江湖中紫金蛟有关，于是便沉下心来。偷听他们的谈话。

另一边，风兰正隐在屋后房上，他与虎雄遥遥相对，中间有一层屋脊，隔挡了视线，故此，虎雄看不见她。

至于龙渊，则站在风兰那方土墙外面，那土墙高与肩齐，故此他站在墙外，一伸头便能自后窗中看入室内。

他距离还远，但由于目力特异，视黑夜亦如白天，功力深厚，听得锐利之极，故此比虎雄更能看清听清。

此际，室内一阵轰饮，已渐渐平静下来。

虎雄隐在树上，只见中央主位上那人，站起来乾咳一声，说道：“兄弟今日初临，既蒙各位款待，心下十分感激，但有数点不明，不知那位可以分析一下，让兄弟了解当前情况，也好想个主意，达成目的呢？”

那边龙渊正好面对着说话这人，只见他年约四旬，身着褐色劲装，背上斜插一对“文昌笔”，已然除了封衣，笔尖露出肩头精光闪闪隐泛暗蓝光华，身材甚瘦，一脸精明，一望而知是个好出主意的角色。

果然，那人语言方落，下手一人，立即哈哈大笑，接口道：“龚兄，你素称足智多谋，号称“文昌诸葛”，有名的鬼灵精，这事儿当然少不得烦你出个主意，只是，这一遭，风云际会，黑白两道，能人汇集，听说有几个有名怪物，息影多年，这一次也来趟这混水，实有令人头痛，万一弄不好，脑分不到，自己脑袋搬出了家，岂不冤枉煞人！”

虎雄一闻此言，暗吃一惊，想不到这里，还有许多纠纷。说话那人，虽不知是谁，但那“文昌诸葛”，虎雄却已早有耳闻。

须知，那“文昌诸葛”，姓龚名人杰，成名黑道，已有数十年，掌中一对文昌笔，精擅打穴，准、狠、捷、辣，招式诡异，人更足智多谋，狡狴异常，兼之心黑手狠，实令人不敢招惹。

出道以来，在江湖一带，独来独往，行踪飘忽，时常在黑道窟寨中歇脚，代主人出坏主意，故此狐朋狗友，对他很是敬服。

虎雄出道有年，虽是第一次远离秦中，很多江湖消息事故，却极丰富。故此，一听那人称呼，即知文昌诸葛，便是龚人杰绰号。

文昌诸葛龚人杰，闻得那人之言，微微一笑，坐将下来，道：“王兄何必长他人志气，俗语说事在人为，凭我等兄弟，众人之力，我就只信斗不过人家……”

他一语未竟，坐中一人，哗然大吼，道：“对，他妈的莽飞矛就是不信谁比咱强，他妈的，谁要来横里乱扰，他妈的莽飞矛，先给他妈的两枪。”

此语虽然粗卑，在坐诸人，却不由因之精神大震，毫气顿发，纷纷鼓掌叫好，喧闹起来。

外面风兰，听见粗话，不禁粉面羞红，龙渊莞尔一笑，心知说话这人，虽然粗卑了些，确是个直性的豪爽汉子，虎雄可知这莽飞矛，亦是江湖黑道人物，姓张名元，性虽鲁直，有一身极好的横练硬功，加以神力惊人，丈八长矛，纯钢打就，足有百斤之重。在鄱阳湖中立寨，与“八爪鸟贼”荀志海，“三叉手”陶银，并称鄱阳三霸。

室内，文昌诸葛龚人杰，等众人情诸稳定，又复促问目前形势，那被称“王兄”之人，说道：“说起这话，是四月以前。四月前兄弟孤山之下，出了个大蛟，一时将兄弟水寨内，船只顶翻，还蛟伤不少兄弟，兄弟无症，竟然无奈他何，只得将完好的船只，启到岸上，人员退守山中，一等那蛟出现，便用槓石滚木对付。双方僵持半月，那蛟想是见无机可乘，便转移阵地，四出为害。一时弄得湖中船只绝迹，无人敢来。”

虎雄在村上听得真切，闻言恍悟，这人原来是孤山来的水寇“浪里蛟”王占元。

王占元“咳”了一声，饮一口酒，又道：“兄弟见这蛟凶恶，在湖中乱闹，等于是与兄弟为难，如不想法除治，山上这这多兄弟！岂不活活饿死。无奈之下，兄弟寻隙独驾孤舟，逃出湖来，想

找些武艺高强的哥们，帮忙将恶蛟除去。”

他又“咳”了一风，说：“那知，兄弟在怀宁一带，遇着了大别山韦家兄弟，对他们一说，韦家老大，竟一口答应帮忙，只不过，险面判官韦水成，自承力量太小，要兄弟再多邀些能人，岂料，韦水成深知紫金蛟，武林瑰宝，意图独吞，他这么直说，意在支开兄弟，她让他两人下手，孰料，他二人自不量力，双双未吞儿蛟，却让蛟吞了他们！”

莽飞弟张元，静听半天，这时忍不住出声，骂了句：“活该，报应！”

别人都急于知道下文，故此无人搭碴，王占元顿了一顿，又接着说：“不知是怎的，这消息竟从此传扬开了，一时传说纷纷，黑白两道不少知名人士，都纷集向附近。兄弟得知这项消息，赶到鄱阳三霸样里，邀请了三霸，兼程赶返，此地情势竟然大变。水陆两道，先后云集不说，许多自称是名门大派的老不死，也显见踪迹。”

“这还不说，最可气，黄山铁杖叟，竟还反客为主，午夜传柬，警告兄弟与鄱阳三霸，不得下手屠蛟。”

风兰与虎雄，对黄山铁杖叟威名，均有耳闻，深知此老，功力高绝，性情怪异，介于正邪之间。

室内诸人，象是对铁杖叟颇怀诚意，虽闻铁杖叟如此无理横行，却不敢妄加批评。

王占元扫视室内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俗语说，‘强中更有强中手’，那铁杖叟虽然厉害，却似亦在顾虑，几次深夜下湖，均似被人故意扰乱，不能达成目的，铁杖叟一气之下，立即沿湖贴出告示，详述金蛟用途，声言此蛟武林瑰宝，无主之物，应属于武林强者，明订七月十五日，白石山武技大会，会中较武，强者屠蛟脑得皮，在此期间，若有人敢妄自下湖，立杀无赦！”

龙渊在外闻得，一算日子，七月十五日正是后天。心中对铁

杖叟大为不满。

皆因，那紫金蛟虽是武林人物珍视的宝物，却这样巢湖附近百姓的大害，它多活一日，便多为害一日。侠义中人，即以救世济人为旨，为何不尽早设法除去，保留至今呢？

虎雄的注意力，集中在设法屠蛟取脑，他此际考虑的，也是这一问题。

风兰的兴趣，却又不同，她是想象着石门武术大会，一定热闹，她想，后天非得去看看不可，否则，这等盛会，错过了岂不可惜！

室内诸人，可不曾察觉外面有人窥听，话题一转，开始讨论到如何应付白石山之会的事。

虎雄目的已达，不愿再留，悄悄下树，向巢湖边掠去。

龙渊也想离开，但见屋上的风兰，尚俯在屋上，未有行动。

便随手在墙上抓下一块土团，轻轻一弹，土团去若流星，一下打在风兰头顶屋上，发出的一声轻响。

风兰闻声一惊，抬头四顾，瞥见墙外，龙渊凝立在月光之下，正悄悄向她招手。

风兰芳心一甜，俯卧的娇躯，猛的一弹，娇躯仍然平卧，却疾捷飘向墙外。

龙渊目睹她卖弄此一身法，曼妙轻灵，恍如仙子卧云，冉冉再降，心正暗赞，却猛见风兰秀眉一皱，娇躯突软，似是真气下凝，即将摔跌一般。

龙渊猛吃一惊，双臂一张，掠身抢近，一把将风兰接住，耳中却突听得房内，有人大喝：“什么人，来此窥探。”

接着使听着“喇喇”几声，似已有人追出房来！

龙渊不暇多想，双脚猛顿，飞忽没入黑暗之中。

第十三章

午夜屠蛟除一害

龙渊将风兰一把抱在怀内，耳闻室内诸人，发声追将出来，心中一惊，只当风兰自房上飘下时，被人发觉，中了暗器！

因此不敢掖搁，转身疾掠。向不远处一座树林奔去。其实，室内一个黑道人物，王占元面对窗而坐，果然看到一片黑影，自房内投向墙外。只是，那黑影横卧空中，根本不象人影，速度又快，倒象一只苍鹰。

不过，小心总无过火，目下巢湖风云紧急，说不定真有人来摸他们的底儿。故此，王占元立即开口喝问，纵身抢掠出去，可并未施放暗器。

众人虽无所见，却纷纷跟踪而出，那知，抢上土墙，纵目一瞧。却见墙外，一片平原，不远出野林耸翠，却无一丝人迹。

按估计，那野林虽然密密的可以藏人，但两下相距，足有三十余丈，轻功再好，也不可能在恁短片刻内，藏进林去。

王占元不由怀疑，老脸有些辣辣不好意思，文昌诸葛龚人杰，速迅的在围中搜索一周，率先道：“咳，各位请回来吧！来人功夫太高，这时想已走远！我兄弟还是商议正事要紧！”浪里蛟王占元心里明白，龚人杰这么说为着替他台阶下台，别人不知，心里可确信为真，心里头不由得有些胆寒。且说龙渊，抱着风兰抢入林内，低头一看，只见风兰双目微闭，面色安详，不但无丝毫受伤

痛苦之表情，反倒象睡着了一般！

龙渊见状，想起风兰平时性情，这阵子大概又是故意顽皮装作，心中一动，童心大起，伸手探入风兰腋下搔一搔。

这一着果然灵光，只见风兰“咯咯”一笑，妙目大张，纤腰猛挺，便欲脱出龙渊怀抱。龙渊这一来更加证实，她故意放刁顽皮，见她怕痒，那肯这般轻易放过！

双臂用力不放，左手更在风兰腋下，抓搔不止。直把个风兰笑得，樱唇大开，脆笑如风中银铃骤鸣，绵长不断。双脚乱登乱踢，外边的一粉拳，更连连对着龙渊的胸膛，追打不休。

龙渊脚下并未停止，早已穿林而过，月光下，怀中玉人，脆笑娇态媚人，酥胸起伏，娇喘急促，阵阵处于芳香，似兰似菊，扑鼻直入沁心入肺，一时间，竟把个正直的鲁男子，看得呆了！

此际风兰，已笑得上气难接下气，低声软语气求，道：“龙…哥…哥，你…饶…过这…遭，下次…小妹…再…也不…敢顽…皮了……”龙渊心中一荡，同时也心中一软，停手不搔，继续抱着她朝前飞奔，口中却装着生气，“哼”声说，“哼，念你初犯，尚知悔过的份上，权且饶过一次，下次再犯，看我不让你笑个痛快！”风兰自与他相识一来，龙渊一直是言笑不苟，平日风兰反时常向他无理取闹，龙渊却总是老老实实。

今晚，风兰潜随虎雄出来，根本不知道龙渊也跟在后面。故此，当龙渊向他投眼示意之时，风兰乍见龙渊，芳心里。又惊又甜。

惊的是自己竟未能觉察墙外有人，甜的却是，龙渊既暗暗跟着自己，可见他并非对自己无一点情意。

这起码表示，龙渊对他的安危行动，颇为关心，否则，他为何要召唤自己呢？风兰这么一想，芳心一动，身在半空，突的一软，果然龙渊怕她跌着，赶过来将她接住。他偶在郎怀，只觉得舒适无比，率性妙目一闭，任凭他抱着，掠进林内。

那知，龙渊对她的情意，还不止此？此际，竟而主动的与她玩笑，这对于风兰来讲，岂非又是一大喜讯？

因之，风兰见状，芳心中既喜且甜，但却也故意凑趣装成愁眉苦脸，怯生生惹人怜爱的模样，委委屈屈的答应一声：“是”道：“龙哥哥，小妹下次再也不敢犯啦！”龙渊见状，心头一乐，哈哈大笑，风兰说罢，觉得有趣，便再也忍不住，亦跟着“嗤嗤”脆笑起来。二人笑作一堆，笑声划空而过，静夜中万籁俱寂，最易传音。

此际，他两人虽离开适才村屋，已有二三里地，但村内屋诸人，仍然清晰的听见。首先奔飞矛张清，大吼一声，站起来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什么人这么猖狂，半夜三更鬼叫，待老子去找来打他妈的一顿，看看他妈的他还鬼叫不叫！”文昌诸葛龚人杰，久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听声辨立，已知那发笑之人，功力绝世，否则，那声位变迁，决不会如此之速，奔飞矛张清，虽有一身横练蛮力，却万万追赶不上，其实，便能追上，也不见得是人家的对手。

故尔见状，浓眉一皱，立即出声将张清劝住。龙渊两人，只顾得玩笑，可未虑及其他，也未认准方向，笑声稍住，风兰首先发现，问道：“龙哥哥，你这是到哪里去！”龙渊闻言，霍的止步，放眼一看，果然方向弄错，正好与回店道途，背道而驰。想欲转身回头，风兰却已悄声说道：“龙哥哥，你看前面村子里，也有灯光透出，我们再去探探好吗？”

龙渊看看天色，也不过刚过三更，一想多探几处也好，正欲举止，却听风兰又道：“你，龙哥哥，你放我下来吧！抱……”龙渊一听，一阵耳热，这才惊觉事势有点不对。不待风兰说完，赶紧松手。风兰一语未完，骤不及防，若不是赶快挺腰施力，差点儿被他摔在地上。

风兰芳心里可有些怪他不够体贴，白他一眼，方欲埋怨撒娇，

一瞥龙渊脚踏羞惭之态，垂头不语之状，却又不由奇怪，道：“龙哥哥，你怎么啦！”她那知道，方才是龙渊一时忘形，才与她玩笑，抱持这远，此际回过神来，不仅深悔失态之礼，同时在他心中，也正深深自责，愧对云慧姊姊，以及，惹上了一个祸胎！

须知，龙渊对云慧钟情，早已刻骨铭心，矢志非她莫娶。虽然风兰丽质天生，纯真可爱，却终不能代替他心中云慧位置。

自从发觉风兰移情向他，龙渊便决心在巢湖事了之后，辞别独行。那知，尚未过两个更次，决心不但忘记了不说，更还等如是主动的向风兰表示好感，这，岂不是自搬砖头自压脚吗？

龙渊如此一想，又岂能不深自责已呢？故此，一闻风兰之言，心中风车般一转，正色对风兰道歉说道：“兰妹妹，适才小兄一时忘形，诸多失礼潜犯，想来心实愧煞，望兰妹妹原谅一道，下次决不再犯！”他这意思，是表明刚才乃一时糊涂，以后决不敢再糊涂。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风兰聪敏之极，那能不懂，闻言心头一凉，暗中气道：“我风兰那点不好，你这么看不起人？我女孩儿身体，清清白白，可是能随便糊涂得的！”不过，风兰外表可也装糊涂，她故意“嗤”声一笑，舒玉臂挽住龙渊右臂，柔声儿说道：“龙哥哥，看你真酸的可以，什么“先礼潜犯”的，我不懂，你呼我原谅什么呢！”龙渊右臂，被她挽在怀内，肘间触着风兰酥胸，软绵绵，如触电殛，可是抽不回来，又不使用强，一听这话，心里头更暗中叫苦不迭！

皆因，风兰之言，表示着两个意思，其一表示他情窦未开，天真未鉴，不晓得什么是男女之防，认为开个玩笑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第二个意思，可不太妙，因为那表示，风兰已有意以身相许，此身自然已属于君，如此则拥抱玩笑，正是两情洽欢的表现，又何必斤斤计较失礼潜犯？

但，以风兰过去的言行，目前的行动而论，则风兰分明是替自己制造亲热机会，她外表上装着糊涂不懂，内心怕早备下情网圈套，等待着自己陷落？

龙渊这一想明白，顿时吓了一跳，心知如不早些抽身，将来怕不要弄个灰头土脸，落得个不义的骂名？

只是，此等事不同于舞剑比拳，可以挑明了横劈直砍，若一个处置不当，凭风兰那付倔强顽皮的性情，还不定出什么花样呢！

这意念，写来甚长，其实在龙渊心中，均不过一闪而过，并未耽搁多大时刻。他一想不对，并赶紧采取措施，道：“兰妹妹，咱们快去那村中探探，就赶紧回去吧！否则等一会虎兄先回，找不到你，又发急了！”说着，也不等风兰回答，率先朝前掠去。风兰闻言，心里暗“哼”一声，忖道：“你别老拿话点我，弄急了我干脆和虎雄绝交，看你还有何说！”想着，早一把拉住龙渊右手，随着他向前飞驰！二人手拉手，一掠五六丈，眨眨眼已至村前。龙渊纵目一瞧，那村落建筑得较比好些，村内房舍约有二十余家，外边尚有一道木栅，将全村围住。

龙渊两人，方待越栅跃入。那知，村内所居之人，早已听见他两的笑声，注意上了。故此，当两人奔到村前，尚未栏栅，突由栅内，飞快的迎出两条人影，前面一人，更已发话喝道：“何方朋友，深夜驾临，贫道衡山浮沙子在此迎候！”龙渊心识行藏已露，干脆停止不进，停立以待。那两人一掠数丈，停身在两人身前，一丈之处，对龙渊风兰打量一阵，乃瞥见风兰右手所提花兰，放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请问姑娘，可是来自武夷，但不知武夷婆婆，与姑娘怎的称呼！”风兰先闻得那人自报姓名，便觉耳熟，闻言一看，只见那人年约六旬，一身灰布道袍，长及膝头，云履白机，身背单剑，面圆多肉，颌下黑须又长又浓，一双电目，精光四射，分明内力十分深厚。

心中一动，脆笑一声反口问道：“你可是老道叔叔吗？我是兰

儿哇，老道叔叔不认得我了吗？”那老道闻言，仰天哈哈朗笑，道：“兰儿嘛，要不是婆婆的花篮，老道叔叔可真不敢认人，黄毛丫头十八变，这话真真不假，兰儿你不看你现在长多大了啊！”风兰“啐”了一口，一掠欺进，伸手便拉那老道的黑髯，同时，口中还嚷道：“老道叔叔，你还是一样老没正经，看兰儿不拉下你的假胡子来！”龙渊一皱眉头，暗暗好笑，这一老一少，真叫做棋逢对手，一般的顽皮好耍！却见那老道，“哈”“咳”了两声，挫身挫腰，转到风兰背后，伸手抓风兰的后飘长发，边抓口中还嚷嚷着，说：“好丫头，你要拉老道叔叔的胡子，老道叔叔也得拉拉你的小辫子尾巴，看谁……啊，啊，小辫子呢！”原来，那老道转到风兰背后，看清风兰根本就未梳辫子，方才这般说法。

风兰一把抓空，眼前失去老道身影，知他已转到自己背后，不等他手爪递到，扭头一摆“刷”的一声，将长发摔到前面，脚下“倒踏连步”，大转身“五风朝阳”，“呼”的一下，左掌电般伸出，向老道胸前

黑髯抓去。

这一串动作，轻灵快捷，姿态曼妙，龙渊看了暗暗点头称赞，老道却大吃一惊。皆因，那摔发转身探掌，虽极平常，但难的不但快如电闪，更且轻风呼呼，凌厉至极。若内功没有相当火候，真力何能运用得如此纯熟？竟达发上梢后！

故此，那老道不等风兰纤掌递近，跺脚后退一丈，双手在胸前一阵乱摇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多年不见，小兰儿不但只长大成人，一身功夫，怕也得了婆婆真传，老道叔叔自承已年老力衰，再闹下去，怕不要被你拉光胡须？”风兰“嗤”的一笑，瞟了龙渊一眼，转对老道说道：“老道叔叔，你不在衡山纳福，到这儿做什么啊！”老道顺风兰目光，对龙渊一看，见龙渊面容极丑，却生具一付百年难遇的上好练武骨格。只是，凭他那一付老眼，却又察看不出，龙渊曾练过武功，若不是适才在暗处，窥见他的身法奇高，简直